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喂，少年

张小宇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喂，少年

张小宇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喂，少年

张小宇 著

内容提要：

即使翻过那篇后边全是黑夜，至少记忆中尚且还有一米繁华可循。如果一个吻可以燃烧尽一整个青春的华美，我也宁愿用一整个命运的黑暗来交换。本文讲述两个少年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国土燃烧的时候，天赋徘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一个生活在青春和爱的当代，自由与压抑是成长的交响。纪念我们，最最美好的少年时代。自传式成长小说，以魔幻写实的方式，表达真实与虚幻双重情境。

ISBN 978-7-89900-551-4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晓虹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字数：145,212

定价：6.66元

ISBN 978-7-89900-551-4



何萧卓说，我在写一部小说。

安明泽问，什么样的小说。

小说的背景，应该在几十年前，那个抗战的时代。主人公叫林昭南，他应该和我们一般大，或者要小那么几岁。他生活在一座水乡古镇。在那个国土燃烧的时候，他的小镇依然不谙世故，过着自给自足懵懂又愚昧的生活。他从小水性很好，和其他的孩子比潜水没有一个能赛的过他。他可以潜入别人去不了的深深的水底，他会看见黑暗的水中有一架架沉船的残骸，绿色的水底植物将它们装扮出新的生机，他在沉船里灵活地穿梭，他看见船舱里有闪闪发亮的财宝。有时一个人在深沉的水中，他感到自己的脖子会慢慢裂开一道道的开口，他用手去摸，发现竟在脖子的两边长了两片鱼鳃，它们在水中自在的呼吸，他开心地吐出一个个水泡，他看着水面船舶黑色的影子像一条条巨鲸缓缓划行。

他说母亲，我在水里的时候，脖子上会长出鱼鳃。

母亲听了他的话，脸色煞白，她关紧门窗说，傻孩子，这话可不能乱说。

他开心地说，是真的，我在水里呆多久都憋不死，因为我可以用鳃呼吸。

母亲抚摸着细长的脖子，她说昭南，这是个秘密。

昭南不解问，什么秘密？

母亲说，在你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找不到你，最后发现你竟然在后院的水缸里，我吓得半死，却看见你像一条鱼呆在水底，两只眼睛眨巴着望着我还在开心地笑，你的脖子上有两片鱼鳃，在水里荡着。我把你从水里抱出来，鱼鳃就一下融进你的皮肤里，消失了。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这个秘密。昭南，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他问为什么？

母亲说，因为别人会当你是妖魔托生，当你是妖孽，会杀死你的。

昭南吓得一身冷汗，母亲把手指放在他的嘴上说，所以孩子，一定要小心，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昭南用力地点点头。

安明泽说，听起来好像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后边会发生什么事？

萧卓说，最后当然只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了，我这种颓废的人无法写出别的结局。

明泽看着他皮肤上溃烂的疤，他发现它们的势力在一天天扩大，在它的胳膊，胸膛上蔓延。医生进来给他用药，萧卓咳嗽着问，大夫，我得的是什么病，疤长在皮肤上，却感觉烂在心上，似乎再也快乐不起来。

医生说，你得的是灵感病，医学上称作灵感丧失综合并发症。

萧卓笑了，他问，有这种病吗？

医生说，当然有了，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用完药离开。萧卓让明泽把门关上，他说，来，给我一支烟。

他靠起来抽着烟，愉悦地吞云吐雾。他说，明，每当看见这白色的病房，我就想起我的母亲。我这辈子有两个最大的心结，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想起我小学那年，父亲和她吵架，半夜打断了她的腿。我看见父亲背着她在微光的街道向医院跑去，第二天我来到医院，我爬上长长的坡，我看见母亲坐在花园里长长的走廊上，她的脸没有化妆，她长长的头发像枯萎的秋草，她的身旁有夏天的白花摇曳，她原本痛苦的脸看见我却突然微笑，向我伸手，示意我过去。我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她粗糙的手掌可是温暖，她问我早上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她说妈妈早上下楼时候不小心摔断了腿，真是倒霉透顶了。我说噢。我的心开始流泪。

她进手术室的那天，我在学校上课，我不知道医生会怎样给她开刀。放学回到医院，手术已经完毕，我看见她躺在病床上，她给我看手术后包扎的创口，她像讲故事一样给我说医生当时给她打了麻药，她就听见手术刀在她腿上唰唰地割来割去，但是却感觉不到疼痛，她

听见他们在连接她的骨头，在里边固定钢钉。她说你说这种感觉神不神奇。

我总是默默听她把话讲完，一言不发。

我每天去医院旁的饮食街给她买饭，我提着饭盒走在炎热的太阳下，我汗流浹背，我看着医院走廊尽头小小的窗口，我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悲伤，像黑色的铅一点一点灌进我的喉咙。那种感觉是我对那段时光的普遍记忆。母亲从医院出来后，我扶着一瘸一拐的她去广场上纳凉，她笑着说你自己玩去吧，让我自己坐会儿，不用管我。我听她的话，远远离开，我藏在人群后边，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路边，旁边靠着拐杖，她被霓虹割碎的脸上是深深的孤漠，那一刻我感到喉咙撕裂般的疼痛。

我总是太过顺从母亲，我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的指令，即使会造成两败俱伤，无可挽回的结局。

他说，明，你可懂什么叫爱？

明泽说我不懂。

他说你可曾深切爱过一个人？

明泽说爱过。我爱了那个人一整个少年，付出我全部的青春和爱，而最后却是我将他亲手埋葬。

他说你为什么爱他？

明说因为他长出了一双翅膀，那是我一整个青春的希冀。在成长的边缘，我不得不将它们亲手折断。

他说，每个人年少时候或许都在心里住着一个人，那是他们想成为却没有成为的样子。

那你的心里呢？

我的心里只剩一个空空的洞，每当刮风的时候风就会像河流一样在洞中翻涌，翻出我深藏的往事，同时不断镌刻那个永远也到不了的未来。

未来是自己的，别人无法拿走，除非你放不下某个人。

明，有一天一个女孩对我说，我们结婚，然后过一辈子吧。我说好，那一刻我丢掉了我之前对未来所有的幻想，将她放进我的生命。明，当一个人真正将你占据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就像一颗流星，一生只能璀璨一次，而你要选择将这仅有的一次的灿烂献给谁。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瞬，即使那个人后来离开了，你也只能无法回头地，一个人孤独地坠落，独自怀念爱情的幻影。她会让你整个的世界都坍塌，你的璀璨会失去意义。

明说，我明白，有的人天生生长在你的心脏上，他的存在与否，关乎你心脏的是否完整。

那一年我还十八岁，我和她坐在高中的教室里。我总是偷偷转过眼看同桌的她，她好似一个永远也看不完的梦。如果可以永远停在十八岁的梦境里，她没有说过爱我，我也没有过她的未来，我可以每天和她隔着梦境相望，或许心就不会碎掉，最初的都是最幸福的。

她给我传来纸条，她说，卓，你最喜欢什么季节？

我回，我最喜欢夏天。

她说我也最喜欢夏天。

我看着她在开心地笑，阳光正对她的脸上，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法自持，我在纸上写道，you are lovely。

她的脸颊泛红，那种的心跳是十八岁最美的风景。

她说，卓，我们一起努力，考上那所大学吧。

我说好。

她在课桌上写下誓言，说某年某月某一天，何萧卓和唐静怡约定一起考进X大。

她和我拉钩，她说骗人是小狗。

我看着她的脸微笑，她的发丝会在她的嘴角缠绕。

一年后的那一天，我在街角又远远看见了她，她穿着短裤，露着长长的腿，她在远远望着我微笑，她的笑容就像梦境中的幻影，熟悉得让人心碎，我的心开始融化。

我和她在长长的河堤上行走，我的拖鞋坏掉了，我尴尬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脱了自己的鞋，说我陪着你一起走吧。我微笑说好。我们就这样赤着脚在河边行走，不顾别人的眼光。

我和她坐在僻静的路边，繁茂的树木在地上投下成片的影子，明媚的阳光照在旧旧的路面上。我和她互相不说话，却都不尴尬，我不敢去看她，如果问我最想把初吻给谁，我会说当然是她，即使未来叵测，无法在一起，我也愿意，因为美好的事物易逝，我怕再也遇不到，所以押上自己的初吻，我想这样应该会好些的吧。

所以那一天我用尽一辈子的勇气问，唐静怡，我可以吻你吗？

她默默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但是明，我不知道，那却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明，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我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真心，却又不得不面对命运的收回。

但是至今我不后悔那个下午，即使翻过那篇后边全是黑夜，至少记忆中尚且还有一米繁华可循。如果一个吻可以燃烧尽一整个青春的华美，我也宁愿用一整个命运的黑暗来交换。

明泽问，那后来，为什么她进了一流的大学，而你却去上了成人教育。

萧卓说，这要从我高二下半学期开始的抑郁症说起。我从很小时候，就发现自己有写故事的灵感，从小我在本子上写下很多自娱自乐的故事，现在看来，很是美好。但是我的母亲并不注重这些，她让我好好学习，小学时候，我年年拿奖状，母亲说卓你真不错，是个乖孩子，初中你更要加倍努力。我听从她的话，初中时候我年年拿班上的第一，我起早贪黑的学习，我没有时间再写作，再读故事书。中考我考了很好的成绩，母亲满脸洋溢着笑，她说好孩子，再辛苦三年，以后一辈子就会轻松幸福了。我信任她的话，高中时候，我继续着那个努力的姿势，但是我脑中那些死去的灵感，它们变成尸体，在我身体里发酵溃烂，它们的怨念开始向我进攻。我提笔写作，却突然发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再也写不出小时候那样美妙的故事，于是我开始抑郁起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小时候的梦想并没有死心，我想写作，我想写故事，我用力挖掘早已枯萎的大脑，我一寸一寸，把灵感往回来找，在我的挣扎之下，我的能力终于有所复苏，我的文字终于在一点一点接近最初的水平。那时候我开始质疑教育，我觉得它杀死了我太多的灵感和梦想，我觉得曾经的奖状和分数都那样没有意义，我开始反抗，我的成绩开始下滑，那一年开学典礼上站在领奖台上的终于不再是我，但是我站在人群的角落，我发誓以后一定要凭着自己的灵感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这样的教育是错误的。我和母亲争辩，我声嘶力竭地对母亲发起责难，我大声诉说自己的心声，但是我发觉自己像一个在水中说话的人，再怎么用力别人也无法听见。母亲总是用很多现实的理由来将我驳回，她说以后得确保自己的生存问题，才能去发展理想。她说母亲不能养你一辈子，你必须要有个吃饭的活路才行，在争论的巅峰，她总是说，不论怎样，再坚持最后两年，就算替母亲走完这两年，好吗？我不再说话。

这第一名到底要多久，到底还要过多少关。

我的少年时期一直在压力中度过。

因此我没有办法，依然去努力学习那些我早已厌恶的课程，但是在上课的间隙，在半夜的被窝里，我在纸上写着一个故事，我撕毁一个个半成品，在文字上做着各种尝试，那些文字的尸体叠起来估计都比我还高了。终于我写出了让我自信的故事，我想它可以来作为我和母亲谈判的砝码，来抗争这教育。我把它拿去投稿，但收到的却是一封封的退稿信，他们说我的故事不够都市化，说他们只接受修仙玄幻类的小说，说他们需要浪漫的言情小说，需要穿着白衬衣的英俊男主角和懵懂可爱公主气质的女主角。那一刻的打击不言而喻。我想或许是自己太久没有染手文字，不知道现在的人们口味偏好，我只知道已经和小时候读的那种

简单真情的故事有所不同了。但是明，我放不下，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停止写作，我又继续写，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失败，没有一家杂志社愿意接纳它们。我把他们发在网上，但是没有点击率，可能我的故事太过沉闷，没人会静心阅读。或许自己真的没有天赋。我无法证明自己，就无法证明教育的错误。就无法让母亲相信我。所以明，我开始陷入了抑郁症。

明泽说，我虽然是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但是我能体会你的感觉。我没有天赋，教育没有伤及我的利益，反而还给了没有自主选择能力的我一条路，理应我该感谢它，但我和你一样并不完全认同它，因为我的心理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人关注，教育难道只是一纸成绩吗，所谓教育不应该是针对一个人的完整发育吗。社会会关注状元，关注上不了学的山区孩子，但是如我们这种丧失天赋，心理发病的人却得不到关注。比起贫穷的孩子，人们会说我们无病呻吟。当然，我们的丧失和病变是无形的，太过抽象，难以觉察，因此只能自认倒霉罢了。

萧卓说，就算你找出一千条理由来证明教育的不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教育之于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了关系。现在想的该是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了，生活二十多年后，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曾拥有，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

你并不是从零开始，你为天赋已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了。

即使努力一百年，没有结果的话一切都会被归零，终将要面对现实。

明泽低头抽烟，他突然笑笑说，我们两个屌丝为什么要在这里装哲学家。

萧卓也笑，他自嘲道，什么成绩都没有，一无所有却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明，我终于还是碌碌无为。

明说，你不是碌碌无为，你还有你的故事。

那只是一个没有听众的故事。

我就是你的听众，卓，继续讲给我听吧。

那一天，林昭南在河里游泳，他看见远处划来一条船，船上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人。他大概二十来岁，他站在船头眺望，他眼中的神色是昭南不曾见过的样子。他是在外上学的年轻人，现在他学成归来。他受到乡亲们的欢迎。长老们在村里的祠堂接待了他。昭南站在人群中，看见他跪在那里给祖先磕头上香。有几个长老对他身上穿的黑色西装嗤之以鼻，他们说他不伦不类，他们拿来青色的布衣让他将身上的衣服脱掉，但他居然公然在人群面前斥责长老们的思想迂腐，说他们太过守旧和愚昧。因此那一天的集会在一种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那个人叫张华堂，那回昭南在石阶旁的水里游玩，他走过来蹲在他面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他说我叫林昭南，十六岁。

他问他读书吗？

他说在村里的学堂读，读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他说四书五经是好，但是你应该接受新潮的事物。

他问什么是新潮的事物？

他拿出一个册子，他说这是毛主席的诗集。他在诗里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听过没有？

昭南摇摇头。

他说这么流行你都不知道。你知道马克思和共产党吗？

他说不知道。

张华堂摇摇头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给昭南展示一个标志，那是一把铁锤和一把镰刀，他说铁锤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

共产党代表了我們工农阶级，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开辟新天地，它会带领我们推翻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的。

昭南点点头，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莫名地感到热血沸腾。

张华堂开始在村里办新的学堂，他给村名们派发印有马克思和共产党思想的传单，每张传单上边都有那个镰刀铁锤的标志。

他看着族长领着族人祭拜鬼神，祈求水稻有个好收成，他走过去说，你们这是封建迷信主义，族长，你真是太愚昧迂腐了，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你却领着乡亲们在这拜鬼神。

他年轻气盛，当着大家的面和族长争吵起来，族长气地胡子一甩拄着拐杖离开了。

他办的学堂既不教人写毛笔字也不叫人背诵四书五经，全是各种闻所未闻的东西。村里的老学究们看得吹胡子瞪眼，大呼他在误人子弟。他带领学生们取缔了村里祭拜鬼神的神坛，他领他们在广场上大喊，破除迷信封建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男儿当自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昭南也在其中，他跟着他们热血沸腾地喊。

村里的老学究和长老们纷纷聚在祠堂开紧急会议，他们痛斥他取缔了神坛，痛斥他大逆不道，公然顶撞长辈。他们说世风日下，这个年轻人身上一股子歪风邪气，长此以往必定会危机他们的统治，他们必须想想办法。

那一天族长召集全村人集会，他在祠堂上义正辞严地批驳张华堂违背祖训，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大不敬。他说你这个异类，我和长老们商谈决定把你驱逐出宗！

昭南和其他的学生不满地骂道你这个老顽固，老不死的！

族长盛怒不已，他拿出刑罚的长鞭用力地一挥，发出炸裂的声响，他胡子里的嘴吼道，谁再敢造次，族规伺候！

他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张华堂和族长针锋相对，他凛然道，族长，你太愚昧了，你该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我可以，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让其他的人也和你一起愚昧下去，特别是这些孩子。

族长指着他的鼻子气得发抖说，你你你这个黄口小儿，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竟然说老子愚昧，给我跪在祖宗面前，族规伺候！

张华堂也怒道，祖宗又怎么样，他们不应该羁绊住后人，如果他们像一座山压在后人头上，那他们和妖魔又有什么区别！

族长气得坐在瘫坐在椅子上，他捂着自己额头颤巍巍地喊道，反了反了，竟敢如此出言不逊，来人啊，把他给我捆起来！

几个壮汉冲过来把张华堂按在地上五花大绑，昭南的母亲捂着昭南的嘴，紧紧抓着他的胳膊，示意他不要激动。族长喊道，还有谁敢造次，跟他一样的下场！

昭南说，娘，他们不应该这样！

母亲说，嘘，听话，我们无能为力。

张华堂说祖宗是妖魔，这言语深深刺痛了族长思想的统治，他命令手下将他浸猪笼，这种最严酷的惩罚。

他的学生们都被家长软禁在家里。而被关在猪笼里的张华堂大喊着革命万岁！然后他就被人们扔进了水中，猪笼上挂的石头让他急速坠入水底，他看着周围碎裂的水泡以为自己就这样结束了。但水中早有救星等候，潜藏已久的林昭南游过去帮他打开了猪笼，把他放了出来，他看着昭南脖子上的鱼鳃惊讶地满嘴吐泡。昭南对着他微笑，他拉着他远远游开。他们在一座桥下探出水面吸气，张华堂惊讶地问，你的脖子上，那是什么东西？

昭南说那是鱼鳃，这个秘密只有我跟我母亲知道。

张华堂深舒一口气，他说谢谢你救我，我以为自己一腔热血却要以这个方法死去。

昭南说，带我走吧，我要参加革命。

张华堂说，好小子，有志气，但是你娘怎么办？

昭南陷入迷茫，此时岸上有人发现了他们，他指着他们对远处的族长喊道，他逃出来了！

快跑！昭南喊道。他和张华堂又潜入水中拼命地向下游游去，他可以感到岸上老人们带着人在疯狂地追捕他们。昭南给张华堂指示前边的石阶下有个不起眼的岔道，从那里可以逃到房屋间的水沟里，但此时一张大网突然撒入水中，把昭南困在了里边，昭南挣扎着，张华堂游过来帮他解围，但是渔网已经紧紧把他抓住，岸上人大喊网住了！

他们开始收网。

他一把推开张华堂，他在水里大喊你先走，有大片的水泡从他的鱼鳃冒出来。张华堂依然在用力撕扯渔网，渔网在一点点上升，昭南踢开他，说你快逃吧，没时间了！

张华堂自己气力也已不足，他看着被网住的昭南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他指着自己的脖子用力说，好好利用你的天赋！

他喉咙里的气全冒了出来，昭南听着他模糊的声音，点点头，他转身游去，拐进石阶下的密道。

昭南被从水里拖了出来，人们看见了他脖子上两片呼吸的鱼鳃，族长吓得脸色煞白，他用拐棍指着他说，妖孽，妖孽啊！他跟那个叛徒是一伙的，都是异类啊！

在传统看来，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心，只要与众不同，便被称作异类。明泽说。

萧卓点点头，他说今天就讲到这吧，我累了，明，故事明天再继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将它讲完，感觉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明泽说，有时候你无法达到你想要的成功，那么可以退而求其次，就算只为一个人展示自己的天赋，那也是一种价值。

萧卓微笑说好。

明离开后，他躺在黑暗里，他可以感到病变在皮肤上一天天蔓延，他不知道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往事不断在他脑中出现，关于唐静怡，关于梦想，关于母亲。

在黑暗中他看见自己和母亲坐在驶往乡间的汽车上。

他们来到一个满是丘陵的山村，在起伏的田间有一座座青色的墓碑和神龛，神龛旁挂在风里招摇的红布。他们下车，母亲带着他穿过一片竹林，来到一片人家，他把双手和脖子隐藏在大衣里，他的脸上已经很久没有笑容。他不知道母亲带他去找的那个人会有怎样神奇的力量。他们在一个庭院见到一位安详的老妇人，妇人平静地欢迎他们。他们坐在客厅里，母亲开始和她交谈，她说，每当他坐在教室时候，他就感觉很急躁，总是想逃出去。每天晚上自习也不好好上，和别的学生一起跑出去喝酒。他说他考试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双手，一个字也不愿意写。我也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但是都没有效果。

妇人打量着他，她问，小伙子，你相不相信精神和灵魂的力量？

他说我不知道。

妇人说，人难免会生病，有的病是物理的，我们可以去医院看，但是有的病科学无法治疗，它是内在的，是灵魂的，我们就需要换一种方法。

他说噢。

妇人端详着他，她对他母亲说，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吧。

母亲说好，那就拜托大婶了。

妇人领着他们来到阁楼的一间小屋，屋子的尽头摆着一个神龛，两旁的墙上挂满了锦旗，是曾来治病的人赠送给妇人的，上边写着妙手回春。

妇人让他跪在神龛前，她对神龛上了香，然后坐在旁边，她开始慢慢打瞌睡，等她醒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说话的口音也变了，措辞句句押韵。她问面前何人报上名来。

他说何萧卓。

生辰几年几月几日几时。

他不知道自己是几时所生，母亲帮他回答，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点。

她开始掐指而算，她问，近期可否去过庙宇。

他说没有。

她说，你有意无意亵渎了神像，神加怒于你，降三昧真火于你心上，使你不得安宁。

他默默跪着静静听候。

你被驱散了魂魄，精神陷入半疯魔状态，心绪无故燃烧，是否？

he 说是。

你被恶缘侵心，是否可有失落绝望之感？

he 说是。

是否可有夙愿无法了解，如火如焰，燃烧不止？

恩。

妇人问了他许多。最后她渐渐醒来。她说，你丢了魂魄，现在我来为你叫魂。

妇人拿来三颗鸡蛋抱在纸中，她浇上油放在火中燃烧，她端着火盆在他周围环绕，口中念念有词，她问，魂魄回来没有？

母亲让他大声回答回来了。

妇人又连问了两遍，他大声回答回来了，但是心中却依然空落。

最后妇人放下火盆，取出纸里的鸡蛋，它们已经烧的爆裂，表面是碎裂的痕迹，一颗鸡蛋上居然隐隐浮现一个狰狞的面孔，妇人说，这是你心里的魔，它已经显现了出来，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叫回了你的魂魄，以后诸事会顺利许多，你以后是个偏才，但是成功注定希望渺茫。

他静静点头。

母亲在神龛上放了好几百块香纸钱。她答谢了妇人，然后带着他离开。他们走在田野间起伏的小路上，母亲问，你感觉好些了吗？

他说恩。他依旧满心沉默。

母亲说，你是不是和同学去过哪个庙里，无意间动了神像？

他摇摇头说，我不记得自己去过庙里。

母亲说，不管信与不信，不管有没有效果，我们总要去去做一点尝试，妈妈实在走投无路，才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带你花了几千块钱去看心理医生，也没有效果，妈妈心里也很焦急，我并不心疼钱，只希望你能好起来，心情开心起来。

他说恩。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最大的魔便是那些死去的灵感，是它们让自己丧失了魂魄，因为它们便是他的灵魂。她说他注定成功渺茫，屡屡的失败，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认命，但是心中总是充满了对梦想的向往，他无法让自己停止争取，就像呼吸一样，要他放弃，他做不到，即使没有成功的命，也要等所有一切都绝望之后才肯死心。

每天的晚自习，大家都在拼命地做试卷，为高考备战，满腔热血，而唯有自己的理想单单一那样寥落，他无法接受这种气氛，他对 L 说，我们出去吧。

盯着试卷一个题也做不出来的 L 干脆地说好。

他们又一次逃出校园，站在学校门口，他看着被阴影掩埋的马路，感觉自己就像终于浮出了水面，心口不再压抑。他们买了酒和一袋玉米条去河边，L 叼着一个玉米棒说你知道不知道我马子最讨厌这种棒棒，她说这颜色和形状看起来就跟蛆一样。

他冷笑一声，自顾自地喝酒。

他说我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我想出去打工，随便找一个跟文字有关的职业都行，这是我唯一的长处。

L 说你会写，老子什么都不会出去了怎么办，总不能蹲在街边卖笑吧。

他说总之我对这里已经讨厌透顶了。

每天中午他们在学校拥挤的食堂吃过饭,然后来到校门口的小商店,掏一块钱买两只烟, L 说马姨,你可越来越抠了,这可是七块钱的烟,一支可不到五毛钱。

阿姨说数学怎么学的,会不会算账,自己好好算算。

L 摸着额头计算,自言自语说一包烟二十支,一共七块钱,每支烟是七毛钱吗?哎呀马姨你还便宜我们了。

阿姨和萧卓都忍不住大笑。

他们和其他学生蹲在商店后边的小院子里抽烟,他们经过落满阳光的小巷子,他看着两旁落满灰尘的杂物,他不知道人生是否一直会如此的寥落,他对未来充满不安。

J 是他高中时代最后一个同桌,他们一起坐了有大半年,她是个矮小的女生,但是性格却很强势,在班上像个大姐大。每天早上她和他一起去吃早饭,她非要去“发哥”的店里吃,他只好陪她走很长一段路来到发哥的店,身材臃肿的发哥油头油脸,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红背心,他说 J 你来了,还带着这个跟屁虫啊。

J 说是我跟着人家混呢,今天洗锅没有,姐姐我可不想再在碗里吃到前一天的菜呀。

他说你发哥的店绝对是五星级的卫生标准。

萧卓看见他边说着边抠了一下鼻子然后继续和面。

吃完饭后,两个人坐在餐厅的角落习惯性抽一支烟然后离开。

J 说你每天都在本子上写什么呢,给我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J 看完了他的小说后说哇塞,不错,虽然看不懂你在写什么,但是姐看好你。

他腼腆地笑笑说多谢。只有这群被教育抛弃的人还能互相搀扶支持。

他想起从乡村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按照妇人的要求去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采集了不同植物的枝桠,冲成水给他喝,然后她拿着妇人给她的符去夜里的十字路口焚烧。他坐在不开灯的房间,想母亲半夜在十字路口烧纸会不会吓到路人。他的心里一阵辛酸。

一清早明泽就来到萧卓的病房,他问,今天病情有没有好转。

萧卓说似乎没有,它们在无声无息地发展,虽然缓慢,但是像潮水一样无法阻挡。

明看见皮肤的病变已经延伸到脖子上,有往脸上生长的趋势。

他看见床头的抽屉里放着一个钥匙链,是一朵彩色的花,很精致,明问,我看你总是带着它,是谁送给你的吗?

他说是我自己买的,当初买了两个。

那另一个呢?

我送给唐静怡了,不知道她是否还带着它。

别再想了,都已经事到如今了只有你个笨蛋还一个人保留着这种定情信物。

虽然结束了,但我还是不想抛弃。那是我高二时候和我妈出去旅游买的。当时有个国际性的园艺博览会,我觉得机会难得,就在特许店里买下了这种纪念物。同样的款式我买了两个,我怕我妈问起,愚笨的我不知怎样向她解释,就把一个藏在内裤的口袋里……放心了,我送给她的是另一个。你知道吗,那天太阳很炎热,我走在湖上的拱桥上,我看见一个女生戴着一个精致的草帽靠在桥上拍照,阳光透过帽子的缝隙细细碎碎地洒在她的脸上,当时我想如果是她的话那一定更美丽,那时候我的抑郁症还不明显,我以为高中毕业就是个大好未来,我可以和她一起来到这样繁华的大城市,带她来这美丽的湖上拍照,让阳光透过帽子洒在她的脸上。明,在当时来说那是多么美好的梦想。我以为未来会很灿烂。

我想发短信给她诉说心中美好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回去后我把钥匙链送给了她,我看着她开心地收下。虽然我们心照不宣,但是都看得出来对彼此的感情。

我们拉钩要一起考到那所学校，我的双眼已经看见了自己和她在那座繁华都市的美好未来。但是不久以后，我便因为抑郁症休学了，而半年后我重回高三教室的同时，她已经在大学的教室做自我介绍了。而那时，我才表白。明，你说是不是很滑稽，分开以后两个人才决定在一起。她说她在大学等我，她让我加油。可是是母亲逼我回到学校，我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我无法自控的地步，我对于课本已经厌倦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再怎么努力也学不进去。测验时候，我坐在考场上，我看着语文试卷上教条的题目，曾经信手拈来的模式现在我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的恼怒一发不可收拾，我在试卷上疯狂地乱花了几笔，我偷偷掏出手机给母亲发短信，我说我恨死了这样的教育，为什么要让我来继续上学，这破学校只是一个商业化的加工厂，不管你是什么模样纷纷把你打入统一规格的罐子里，谁的样子最标准谁就是优秀，去他妈的教书育人，去他妈的知识，去他妈的诲人不倦，真恶心，真他妈可笑，你们从来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一直以来，我想说的话你们一句也听不见，这世界就是这样的颠倒黑白。有钱有势放个屁都是真理，而我什么也没有即使我把喉咙说破你们也觉得我是年幼无知无理取闹。难道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会对我说的话有那么一丁点的在意吗？老子现在终于明白那些自杀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了，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有拿命来唤醒你们一丁点的觉悟！

而母亲只回了一句话，孩子，恨不会快乐。

明，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心有多矛盾，一方面我恨这样的教育，我觉得它侮辱了我的思想，另一方面，她考了那么好的学校，如果我不上学了，她的父母会接受她和一个没有学历人生惨淡的人在一起吗？因此我恨它却又不得不逼自己苟延残喘。我想死，但是如果我死了我便失去她了，我只会成为她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不要那样，我放不开，我放不下。如果我死了，我也没有机会再继续我的梦想，便没有机会证明母亲和教育的错误了。

矛盾的心理让我的心脏分分秒秒燃烧，没有一刻钟的安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明，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知道，就是那个样子。

而母亲为了我上学辞掉了工作，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所房子陪读，每天早晨赶在我之前起来给我煮一晚甜美的鸡蛋粥，每天中午下午她都绞尽脑汁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饭菜。每天半夜快十二点多她站在漆黑的马路边等待下晚自习的我。有时候班主任一个电话她就会满世界的寻找并没在教室上自习的我。所以明，她花了所有的心血希望我能完成她的希望，但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我不是没心没肺，只是我只有一颗心，无法承受那么多，达不到多赢的结果。

明，我虽不孝，但我不是不知报恩，而是母亲的爱太过沉重而广阔，她像一片逃不出的天空，已经覆盖了我一辈子，她是杀死我灵感的元凶，也是世上爱我最多的人。她对我的摧毁和爱都是无法比拟的广袤与沉重，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爱，母爱是这世上最残忍，破坏性最大的事物，什么恨，什么恶，都远不及它的力量强大，它能将你一整个世界连根拔起，夷为平地。但同时它也是最美好，最坚固永恒的事物，即使一整个宇宙的力量也无法打破它的壁垒。在圣母玛利亚面前，即使基督也只是一个孩子。更何况我们寻常人之于自己的母亲，又怎能对抗她的沉重。母爱摧毁世界，同时也拯救世界。

因此明，你让我如何回报，即使你有心报恩，你所做的一切与之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对于恋人，你会因为谁付出的更多而讨价还价，而对于母亲，你只会永远觉得对她的回报远远不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报答她，就得放弃自己的事，坚持自己，又是不孝。这是一个诅咒。

明，那一天在办公室，我不知因为什么和班主任争辩了起来，班主任打了我三巴掌，他说我就是不让你有自己的思想！

明，从小到大我挨的教训不少，因为调皮，因为不遵守纪律，但这是第一次我因为思想挨了别人的巴掌。身上那么多的伤疤我都可以为它找到理由，但是这一次，我无法找到答案。

我只是感到羞辱，莫大的侮辱。明，世上有那么多同样的老师，他们现在依然得意洋洋地站在学生和长辈面前，接受爱戴，被冠以各种各样特级教师的头衔。对于老师的打骂，同学们也都习以为常。只有母亲在毕业之后得知此事后气得流泪，明，那时候我便想是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自己心理变态，充满仇恨，因为别的同学都可以在毕业典礼上和老教师勾肩搭背笑成一团，他们在多年以后还会在聊天室里感谢老教师当年的教导，怀念高中时光，而只有我却觉得那段时光不堪回首，不忍直视。

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和我有一样的见解，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后和你一起背叛全世界。

却终究只有自己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因此后来我逐渐明白，原来爱和恨都是一个人的事。爱要坚持，恨也要坚持，因为错的东西终究是错的，既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就有义务对它进行宣判。我有义务收集证据，让大家辨明黑白，不让错误再继续下去，发生在别人身上。

那一年我站在人群的角落看着在领奖台上佩戴大红花满脸微笑的他，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获取巨大价值，获取巨大的名和利，让他看见，让他明白多年前的那三巴掌，是错误的。

当别人否定你时，成功是最好的辩驳和证据。

但是明，我终究没有成功。但我依然不会对他苟同，我很不甘。

明说，你才多大，才二十出头，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希望有的是，你怎么能像个老人一样消极，年轻人要有活力，年轻人是不怕失败的，来，点上。

说着他给萧卓点上烟。

萧卓说，可是我振作不起来。

明说不要这样子，我们出去走走。

他拉着萧卓来到院子里，他和他打乒乓，他说没想到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反应还这么灵敏。阳光逐渐移动过来洒在萧卓身上，他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放下球拍说，我好累，我忘了医生告诉我不能晒太阳，会加速病情恶化。

明带他走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坐在长椅上，萧卓挽起自己的衣袖，他说这里的皮肤好疼。明看见在阳光的照射中他胳膊溃烂的皮肤显现出新鲜的颜色，他看见那疤痕开始开裂，一个黑色的东西挣扎着钻出来，他俩触目惊心，那个东西掉在地上，微微蠕动，那是一个蝴蝶的蛹。

张华堂逃出了村子，而林昭南被抓了起来。他被关在祠堂好几天，族长在祖宗灵位面前宣读他的罪行，说他放走对祖先大不敬的叛徒，应当同罪，而且他脖子上长鳃，是妖邪托生，会危害人间，依照族规，对待妖邪，应当乱石砸死。

林昭南歇斯底里地大喊道，我不是妖魔，我也不知道脖子上为什么会长鳃，但我是正常人，求求你们放了我吧！娘快救我啊，娘，你在哪里啊！

但是人群里却没有母亲的身影，昭南又怕又急，他哭喊着，已经尿裤子了。

人们把他押赴刑场，准备把他推进坑里，周围的壮汉已经举好了石头。绝望的昭南在那一刻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革命万岁！

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族长冷笑一声说，哼，死到临头还给我闹么蛾子。

就在他要被推进坑里的那一瞬，身后的壮汉却被一棒子打晕了，他回头一看，是母亲，她向他们扔去棒子，她从腰上掏出一把刀用力地挥舞，说谁敢动我儿子我跟谁拼命！

惊魂未定的族长说道，白淑芳，你这是何苦呢！

母亲用刀割断他身上的绳子，她拉着昭南离开，她用刀指着族长说，这是我儿子，不是妖魔，谁敢过来我跟谁鱼死网破！

昭南也从地上捡起石头边走边对峙，族长和壮汉们拿着长棍眼睁睁地“护送”着他娘俩

一直来到村口，而这里已经有一辆马车在等待着，母亲说赶紧上车，昭南连滚带爬地被母亲推上车，然后他拉母亲上来，车夫一声“驾！”马车便向前方飞驰而去。昭南回头爬在窗口上看着追赶的人们，他们用力扔来手中的棍棒和石头，昭南对他们做着鬼脸说，来呀，来打我呀，老不死的！

母亲拉回他责备道，刚才差点连命都没了还在这张狂！

昭南说，娘，你怎么才来，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我都快吓死了。

说着他趴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推起他一巴掌打在他的肩膀上说，这么大的人了，哭什么哭！就这样你还革命，把你自己革掉算了，从今往后你要给你坚强起来，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要像个男人一样独立，你要让娘放心。

昭南边哭边点头。母亲说，他们发现了你的鳃，娘知道你不能在村里再呆下去了，我想方设法雇了这辆马车，这车夫是个外乡人。他会把我们带到白石滩，那里会有一艘接应的船。

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白石滩，河边果然早已停了一艘乌篷船，母亲把他推上船，然后掏出一把钱塞到船夫手里。昭南问母亲，娘，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母亲没有理会他，他握着船夫的手语气恳求的嘱咐道，大哥，一定要把我儿子安全送出去，这孩子从小和我相依为命，离了我就啥也不会，还劳烦你多照顾照顾他，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答，拜托了！

船夫说一定一定。

昭南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船夫一篙子就把船推离了岸，他看着岸上的母亲问道，娘，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母亲抹着眼泪说道，娘不想成为你的拖累。孩子，去做你想做的事，好好干一番事业，发挥你的价值，娘不在，你一定要坚强独立。

昭南急得要跳水，母亲却厉声吼道，你敢跳我就扒了你的皮，一事无成不许回来！

昭南跪在船头扯着嗓子大哭着，他说娘你别丢下我，我不要离开你。

母亲用手帕捂着脸哭泣着，她说昭南，要坚强，让娘放心……

岸上的母亲越来越远，昭南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娘，母亲给他挥舞着手帕，然后转身离开，她的背影不断颤抖着。

昭南看着母亲离开的身影伤心欲绝地趴在船头哭泣。船夫看着他摇摇头说，小兄弟，你娘告诉你要坚强独立，你这样子让她怎么放心的下呢。

但昭南已经听不见这些，他满心都是离开母亲的悲痛。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最后一次。

整个行程中，昭南都坐在船舱里一言不发，双眼呆滞，像丢了魂一样。

船夫在河里抓来鱼，烤熟放在他面前，他也看都不看。船夫说，小兄弟，人是铁饭是钢，再怎么伤心，总得填饱肚子呀。当初我离开父母的时候比你还小，那年军阀混战，战乱里我跟父母失散，一个人流落到这里被一个渔夫收养，你比我幸运多了。小兄弟，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城那会儿，城里的战火连烧了好几个月都停不下来，那里沦为了一片人间地狱，我有一个表侄侥幸逃了出来，你不知道那有多惨烈，他说满地的尸体爬都爬不出来。所以国家现在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别再惦记你母亲了，去参军打鬼子吧。

昭南听了他的话，似乎有所醒悟，他想起张华堂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抬起头来看着船夫，船夫把烤鱼拿给他说，吃吧，孩子，吃完了去保家卫国。

他点点头，拿起烤鱼大口地吃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在码头下船，船夫拿出一包盘缠给他说，这是你娘让我给你的，保重。

昭南接过它，他和船夫告别，他看着船夫撑着篙在江面远远离去。他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

他看着陌生的街道，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在茶楼向人们打听现在的战势。他了解到共

共产党的根据地遥远地延安，他听说了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的事迹，他们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昭南听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世上竟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还听说了几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他听后义愤填膺地锤着桌子说，太可恶了，怎么能这样，我要去灭了他们！

其他几个人都笑了，他们端着茶壶说，政府都无能为力，你一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能耐，给你一把枪你都不会放吧。

昭南说，对，我要去参军，参军打鬼子。

他们说，国军共军，你要参哪个军？

昭南挠着脑袋说我不知道，只要能打鬼子就行。

以现在这个形式，日本人随时会打过来，你还是想想办法逃命吧。

一个人说，离这以西二百多里的鲁庄有八路军的根据地，至于国军，附近还没有他们的阵地。

昭南用指甲在桌子上画出一个镰刀和锤子，他问这是什么军？

那些人看后，说，哦，原来你想去参加八路军。那就看你有没有运气到鲁庄了。日本人看样子要进攻那里了。

他说好，我就去那里。

他在人们的嘲笑声中离开茶楼，他想去雇佣马车，但这座城随时会沦陷，马车早被打算逃命的人雇佣一空。他打算徒步去鲁庄，在路上一个穿着破烂的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叫住了他，他的旁边跟着一个比他小几岁一样衣衫褴褛的男孩，他们的头发就像鸟巢，他说喂，那个乡巴佬，想雇马车是吗？

昭南点点头。

他说，我有办法，你有多少钱？

昭南打开自己的盘缠说，就这么多了。

那两个男孩两眼放光，小的激动地说，哇，哥，够我们去聚湘楼吃顿好的了！

高个男孩拍了他一下，他对昭南摇摇头说，一辆马车可远不止这个价，还是算了吧。

他拉着矮个转身就走。昭南叫住他们说，求求你们了，我只有这么多了，帮帮我吧。

男孩故作艰难地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也知道，行价如此，我们也很困难，还是算了吧。

他转身准备走，昭南失望地看着他们离开，但他走了几步转过来说，你怎么不拉我？

昭南不解问，是你自己要走的，拉你做什么？

他无奈地耸耸肩说真是个乡巴佬。他说好，我愿意帮你弄辆马车，但这个价可算是我给你打折了。

昭南感激地说谢谢你们了。

他俩带着昭南来到一户财主家院子外，他说你在这等着。然后他和矮个瞅瞅四周无人，便三下五除二地爬上了院墙翻了进去。等了估计有半柱香的时间，他听见里边传来马匹的嘶鸣，还有老头的喝声，大门一下被撞开，他看见男孩架着马车就冲出来了，他停在昭南面前喊道快上来！

昭南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偷车去了，矮个从车里探出来伸手把他拉上去。男孩架着车在街上飞驰，他看见院子冲出好几个骑马的家丁追赶。矮个掏出弹弓一下一个，把他们射得人仰马翻，老财主从身上掏出一把王八盒子，他骂道，小兔崽子活腻歪了，居然敢偷老子的车！

说着他啪得一枪射过来，子弹从马车里穿了过去，昭南吓得全身冷汗。矮个也吓得喊道，哥，他有枪！

子弹不停地射过来，他俩趴在车里头也不敢抬，吓得要死。高个喊道，他快没子弹了，给我把他打下来！

等到他射击停息的间隙，矮个在弹弓上夹上五个石子一股脑儿全射在财主油亮的脑门上，他痛得掉下马去，撞翻了路边的摊位。矮个兴奋地说哥我把他打下去了！

高个说好样的，让他尝尝咱们的厉害！

他们在城郊的树林里停车，昭南把所有的钱全给了他，男孩开心地把钱揣在身上说，合作愉快，后会有期。

他们正要走，昭南却说，可是我不会驾车，你们能不能送我一程？

男孩说你这点钱给你弄辆车就不错了，还想让我给你当车夫？对不起，恕我无能为力。

昭南很无奈，他说，那你们叫什么名字，今后有机会我好答谢你们。

男孩头也不回说，江湖人士，做好事不留姓名。

矮个转过脸来点头道，对，咱们猫狗兄弟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高个听后拍了他一掌道，笨蛋，不留姓名怎么还能告诉他咱们的名号。

昭南赶紧谢道，多谢猫狗兄弟相助。

高个听后说，那好吧，看你这么心诚，就告诉你吧，我叫李狗蛋，我弟弟叫李猫蛋。说好的，下次见到我们可要答谢哦。

昭南说一定一定。

昭南看着他们远远离开，他正愁该怎么摆弄这大马车时，却见他俩走着走着愣在了远处，然后像见了鬼似得跑了回来，李狗蛋吼道快上车！

昭南见他们惊慌的样子问怎么了？

李狗蛋说日本人来了！

昭南顿时也惊慌失措，他跟猫蛋连滚带爬地上车，狗蛋去驾车，他看见树林的远处有一大堆穿着军服的人，他们手里都端着装着刺刀的长长的枪，他们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喊着他听不懂的话，然后向这里追过来。

狗蛋大吼一声“驾！”马车开始飞驰。

枪声开始响起，子弹嗖嗖地飞过来。他俩紧紧地趴在车里。

昭南问日本人怎么说来就来？

猫蛋说我怎么知道，我还盼着去聚湘楼大吃一顿呢。

马车驶出树林，在一片山坡上横冲直撞，速度太快，车轮不知碰到了什么一下子侧翻了，连同马匹也重重摔在地上。他们挣扎着从车里爬出来，日本人的声音仍从后边传来，他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丢下马车继续逃跑。日本兵追击的速度很快，他们感觉这样迟早会被抓住，狗蛋脱掉自己的鞋远远扔到前方，然后和他们一起钻进另一边的一片茂盛的灌木里。

日本兵追到了这里，他们慢下脚步端着枪挑开草丛搜索，他们叽叽喳喳地在说着什么，语气听上去很得意，昭南想他们可能在说我知道你们就躲在这里。

透过草叶的间隙他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在逐渐和他们接近，他喊叫着，用刺刀砍断叶子，昭南屏住呼吸，他发现身旁的猫蛋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刺刀越来越接近，它冰冷的光已经快反射到昭南的脸上，他感觉心脏就要跳出来了。此时远方一个日本兵喊了一句什么话，然后草丛的兵全都迅速离开，向狗蛋扔鞋的方向跑去。

等到他们没有了声音，狗蛋慢慢探出头去察看，他说他们都走了。

他们这才松了口气，狗蛋说此地不宜久留，他们可能还会杀回来，我们快逃吧。

他们远远离开这片灌木，猫蛋气喘吁吁地问哥我们要去哪里啊？

狗蛋说，日本人都杀这里来了，看样子不能再回城去了。

昭南说，跟我走吧，我知道一个地方，鲁庄，那里有八路军。

狗蛋问，八路军？他们能保护我们吗？

昭南点点头说，我的老师告诉我共产党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我这次就要去鲁庄参加八路军。

狗蛋和猫蛋相互看了一眼，说好吧，那暂且相信你，咱们就先去鲁庄。

病房里，明问，萧卓，从你皮肤里长出来的那是什么东西？

萧卓说，我不知道，几天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就像是蝴蝶的茧，这真是不可思议。

明看见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蝴蝶，他在病房里飘然起舞，飞来飞去，它撞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地碰撞，想要飞出去。明走过去看着它，他说，萧卓，它会不会就是从你身体里孵化出来的蝴蝶呢？

萧卓沉默地观望。

医生走了进来，他看见了在玻璃上碰撞的蝴蝶，萧卓问，刘医生，我得的是什麼病？

刘医生观察着他皮肤上病变的趋势，他说，我告诉过你了，是灵感病，这种病是因为灵感的丧失引发。

萧卓说，可是为什么我的皮肤会烂，那蝴蝶又是怎么回事，我看见有黑色的茧从我皮肤里长出来。

刘医生说，那是因为你脑子里的灵感因为现实的挤压，拥有了真实的实体，它们在你皮肤里生长，它们的茧会从皮肤里钻出来，然后孵化成蝴蝶。那在空中飞舞并不是真正的蝴蝶，它们是你的灵感，你的灵感映射到现实中就是那个样子。它们在告诉你，你的灵感在流失。

萧卓笑着说刘医生，我发现你是我见过的最会编故事的医生，人脑子里的东西怎么会化成实体。

医生说，这种病最早是由荷兰精神病医师保罗·嘉舍在 1892 年提出来的，他曾是梵高的医生，梵高在 1890 年开枪自杀，那之前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开始悲哀抑郁。而嘉舍医生在给梵高治疗期间发现他的房间总是会有莫名的蝴蝶飞舞，后来他发现原来它们都来自他的体内。经过他的研究，他在 1892 年提出自己关于灵感的观点，他认为天才的脑子里充满了灵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当精神世界崩塌的时候它们不愿死去的强大怨念就会使它们在体内压缩成实体，像沸腾的水，从被摧毁的精神里通过皮肤被挤压出来，蝴蝶就像生命的源泉，当它流失完了以后，人也自然就会消沉下去，就会死亡。

但他的观点太过离奇，不符合科学的解释，因此没人被世人认同。但是在今人的研究看来，他的说法其实是有理有据的，有人用透视光线观察过灵感病患者，起初会有不明的物质从脑中发射而出，遍及全身，它们会在皮肤下的肌肉里一处处聚集，然后逐渐生长成一个成型的茧，进而钻出皮肤，孵化。而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也可能会很长，它取决于病人精神世界的崩塌速度。有证据显示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曾是灵感病患者，海明威，亚里士多德，莫扎特，莫泊桑，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及中国的诗人顾城，海子。据说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中有人看见在某位艺术家的墓上有成群彩色的蝴蝶飞舞。

萧卓听后，良久的沉默，他说，所有得灵感病的人，最后他们都自杀了，对吗？

医生说，这只是极端的例子，或许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患有灵感病，身上会有莫名其妙的疤痕，屋子中会出现不知哪儿飞来的蝴蝶，心头会有无端的失落。

说着站在窗口的明开始偷偷检查自己身上的皮肤。

萧卓问，那该怎样治疗？

医生说，通过药物手段抑制这种物质从大脑中流失，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

我该怎么办？

要想活命，要么找回灵感，阻止它的流失，要么变成普通人，将它彻底放弃，甘心接受。

明问，你闭着眼睛在想什么呢？

萧卓说，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忆，眼前浮现很多人的面孔。

明说，只有快死的人才不停回忆过去。

萧卓说，我想到帮我办转学手续的主任，我的成绩平平，他却愿意接受我，他说看我的